

台大隨筆

劉大慶

下課了，單車輕輕滑上椰林大道。

有風，椰子樹搖啊搖，搖出了新鮮人的憧憬，搖醒了「老骨頭」的夢。

人羣是跟著花走的，只見杜鵑花開時，遊人如織；卻不見青睞於綠肥紅瘦的人。樸素的感覺固然平凡，卻是細水長流。

右邊是傳鐘，在「維護傳統」、「恢復傳統」的吶喊聲中，情侶正依偎在鐘下訴情。

左側是文學院，這使人想起愛麗絲夢遊奇境的故事。現在，愛麗絲不但被卡在那房子裏，更糟的是，大水來了，在異色的洪流裏，水位正快速地上昇。

越過路障向左轉，實驗大樓正矗立在路的盡頭。這建築倒有點像教堂。在無所不能的神的屋簷下，實驗室中或許正有人在冥想神的物理定律。

過了女九向右彎，眼前是幾棟新興的大樓，有的是歷史的延續，有的卻如平地一聲雷般地陡然而起。相似的色彩調配以類似公園路燈的陳設，連人行道也是經過思量才鋪設的，整個畫面儼若一個新社區，除了第九宿舍的老舊建築以及宿舍圍牆上的鐵絲網——原來這裏也有一面柏林圍牆。

再左轉，總算見到了校門。校門是禁止機車進入的，因為怕機車進來了會闖禍。然而，禍真的少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只因腳踏車所造成的麻煩在程度上不及機車那麼引人耳目罷了。令人納悶的是，社會的大門為何會讓行於甚至在校園中都無法騎好車子或走好路的人？而台大的校門又為何要禁止機車的進入卻讓腳踏車自由通行？

出門後，迎面而來的是揮不去的污煙瘴氣，只想趕緊到家。

數學館是兩棟很不顯眼的房子，未曾經歷過的人是很容易將它遺忘的；化學館的樓頂佈滿了雜草，讓人有被棄置的感覺。遺忘與棄置，是有意呢？還是巧合？

傳園很美，只是要面對著一枝枝的鐵柵與時常從鐵柵外投射進的一雙雙呆滯的目光；醉月湖很美，在

泛舟湖上的嬉笑聲中，有人於夢魘中驚醒，淌著冷汗，窮目四望，卻不知身著何處。祝福你們，學長！也是單車，在中原的路上。現實的壓力增加了，建築也縮水了，但情感卻不曾稍減。在狹窄的宿舍裏，綻放友情的花朵。

在華麗的高廈中，在斑剝的古厝裏；在有空調的閱覽室中，也在燠熱難耐的圖書間裏，我們尋到了安身之處，也激發了靈感。眩於式形或以形式炫於人的，總是徒然。只要常懷一顆誠摯的心。

系館的走廊上，陽光自窗外斜斜地穿透進來，趕走了清涼。一張張的面孔自身旁掠過——一張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孔。忘了過去的不幸吧！這裏是沒有枷鎖的。

系館是寂靜的。刺耳或不協調的聲音，就像炎夏中突然竄出的一道鋒利寒流，劃破了和諧，冰封了人的心。

走到三〇五，走到三〇四。翻開留言簿，傻了！面對著那些「詭異」的文字。

新的傳統與固有的文化不應該顯得格格不入，我們盼望的是一種和諧的融合，而不是掛車廂般的生硬。所以，自限於研究室中是行不通的，必須敞開門來，以誠懇坦蕩的心情做深入廣泛的接觸。

